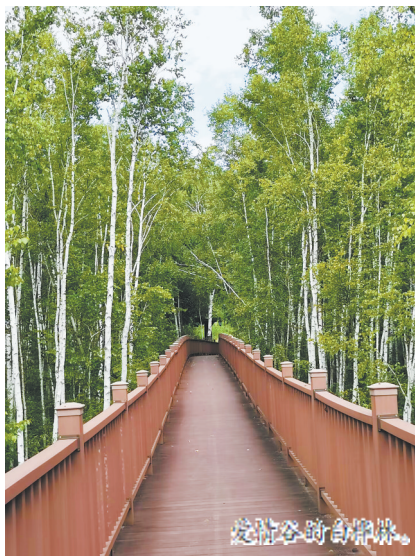


爱情谷的
白桦林

□文/摄 历晓燕



抵达爱情谷那天格外晴朗,独自一人在爱情谷北端的白桦林中,看树听风,悠然自在。国家AAAA级旅游景区的爱情谷,坐落在东经131°、北纬44°,海拔520米的坐标上,寓意一生一世我爱你,成为绿色生态、旅游休闲、边城风情、爱情打卡融为一体的专属主题公园。

通往白桦林的道路,东临天长湖,蔚蓝的湖水将蓝天、白云、美山美景揽入怀中,几只黑天鹅在湖中游弋,岸边的黑土悄无声息地孕育着这片白桦林。

午后的阳光,斜斜地透过枝叶的缝隙,树影婆娑,光斑洒落在栈道上。走上木质栈道,便走进了这片摇曳生姿、静谧幽深的白桦林。斑驳的光影是栈道上的眼睛,记录着时光的脉络;步入白桦林,刹那间,我的心被原生态的新奇所吸引。白桦树的树皮高傲、清冷,像柔碎的月光一样皎洁,泛着清晖,铺展在身上;像珍藏了已许久没有机会表露的爱情独白;宛若一群亭亭玉立的少女,枝丫是她们扬起的臂膀,婀娜地曳着风的衣角。树梢上浓密的绿,层层叠叠,为这片林间精灵编织出轻盈的舞裙。风穿越林隙,挟着花草树木与泥土的芬芳,漫过鼻尖,每一次呼吸,都弥漫着清新的甜润。

踏着碎光,沿栈道一路前行,只见十多名游客在栈道上游玩、拍照。其中一位女士请我帮忙为他们一行十多个人拍合影,我欣然接受。那位女士说话声带着川味,边走边和我聊天,她的手轻轻地拍打白桦树干,不停地感慨在白桦林中散步就像步入天然氧吧,每一次呼吸都是给肺做一次清洗。我探着头嗅着亭亭白桦特别的树脂清香,她的赞叹声落在夏风中,恰如当地夏季22.5℃左右的平均气温。

栈道木板发出轻响,桥下流水潺潺,似大提琴的和声。一阵风掠过,白桦林沙沙作响,树干上的道道横向纹理,像排列整齐的钢琴键,随风弹奏着《风的问候》。我陶醉着,闭上眼睛许久,心想,其实坐在白桦林栈道上,最适合读书。书香、清风、树影与云影,定格到一个画面,一定非常唯美和惬意。可惜今天没有带书,只好期待下次实现这个小愿望。

我伸出手,触摸白桦树光滑的树皮时,丝丝凉意顺着指尖漫入心头。忽然间,我看见树皮上的图案,酷似一双“深情的眼睛”与我对视着,好像倾诉岁月的秘密。这片白桦树在与台风的博弈中,任凭狂风暴雨,像勇敢的卫士护卫着口岸边城,高大挺拔,生生不息。

信步栈道的尽头,不知不觉已是夕阳西下,夕阳的余晖将白桦林镀上了一层暖金。抬头凝望眼前这片被风拨动的“琴海”,此刻,我也成为林中一缕风,轻飘地徜徉在被白桦林包裹的栈道间,与它拥抱,与每一缕清香缠绵。此时,枝叶已钻进我的衣袖,随风嵌入盛夏的日记,思绪在朦胧的醉意中飘远,我看见这群“白桦少女”,身着飘逸绿纱裙,在我目力不及的夜晚,于大地或天空中舒广袖,翩翩起舞。她们的身影藏在悠悠的白云间,藏在白桦林银亮的纹理里,藏在白桦林窃窃的私语中。我追着风和她们共舞,衣袂飘飘。

当夕阳缓缓沉入暮色时,“白桦少女”们的身影渐渐隐去。所有的遇见早已存储在记忆里,凝视着这片白桦树,我领悟到它的坚韧与纯洁。我沉醉着,鼻吸林中的负氧离子到丹田,发梢粘着草木的香味,衣袖揣着绿野的清新,沉醉在这片盛夏的白桦林。



多年前,嫩江市第二小学叫墨尔根小学,哥哥曾在此就读。校名的笔画较多,母亲教哥哥写校名时,我也趁机学会了。相比实验小学、第一小学,墨尔根小学这名字显得比较奇特。后来长大读书了才知道,墨尔根就是嫩江早年的名字。小时候总听父亲他们聊天,说起谁是“站上人”,有邻居也被称为“站上人”。其实他们就是从古驿站的二站或四站搬到城里的乡下人,可为什么要以“站上人”特指呢?

墨尔根的古驿雄风

□文/采蓉梅 摄/冰城馨子 邢梅

古道与长风,解析墨尔根密码

小时候觉得怪异的名字墨尔根,其实是很有来头的。墨尔根,满语意为“善于打猎的人”或“聪明、睿智”之意。清朝开国元勋多尔衮就被封为墨尔根戴青,汉译为睿亲王,意思是英明的统帅。据《嫩江志》记载,墨尔根城设立于1686年,至今已有一百四十年的历史了。《盛京通志》称其“北负群山,南临沃野,江河襟带,上下要枢”,具有重要的战略位置,是当年抗击沙俄入侵时重要的后方基地。1690年,黑龙江将军衙门由黑龙江(瑷珲)城移驻到墨尔根城,墨尔根作为黑龙江将军驻地,统管当地军事民政事务,设有副都统府。到1699年,副都统府才移驻齐齐哈尔城。近十年时间,墨尔根是黑龙江的政治军事中心,也成为我国北方的历史名城。

老课本中有一篇课文《驿路梨花》,其中注释道:驿路,是指古时为传递政府文书而开辟的交通大道,沿途专门设有供人换马或休息的地方,称为驿站。驿路驿站,曾遍布全国,是当时效率最高的交通与通信网络。史料记载,清朝时的墨尔根是边陲进入内地的咽喉要道,是北疆重要的交通枢纽,是连接黑龙江城(瑷珲)与漠河、吉林两条驿道的重要驿站。

驿站人的主要任务是传送公文、递送奏章、提供车马服务等。《嫩江志》上记载,墨尔根的站人由戍卒的后裔、云南遣来的三藩旧部及流人组成。这些人大多是汉人,被朝廷责为世代充当驿卒。他们在墨尔根东线和北线的二站、四站、中央站、十八站等驿路站点上当官差,服劳役。其生存环境恶劣,劳役繁重,生活艰难,但也由此形成了站人民风醇厚、性格朴实、吃苦耐劳的特点,逐渐成为一个个独特的群体,被称为“站上人”或“站人”。可以说,站人是建设黑龙江的第一批汉人和永久居民。

朝廷于1908年裁撤墨尔根副都统,改立嫩江府,定名“嫩江”。1909年,嫩江府裁定撤驿改邮,设立文报分局,各个驿站改为文报分所,专门从事驿递通信。从此,结束了站人“星夜关山驰古道,云南远配嫩江梢”的艰辛生涯。

墨尔根古城还有一位重要人物,便是前述崔家坟的墓主崔枝藩。他是清朝康熙年间的军事将领。1684年,清朝廷在嫩江岸边建立墨尔根水师营(相当于海军部队),隶属黑龙江将军,目的是抗击外敌侵略,并保障边疆物资的运输与信息传递。

崔枝藩调任墨尔根,成为水师营首任总管和北路驿站的站官。在1685年的雅克萨之战中,崔枝藩率领水师营投身反击外敌侵略的战斗,为《中俄尼布楚条约》的签订以及在战后协助维护边境和平,作出了极大贡献。1737年崔枝藩去世,皇帝赐封他为“国君”,妻子亦被封为“诰命夫人”。史料记载,他从吉林水师调至墨尔根,籍贯不详,应查家谱。可惜崔枝藩已去世多年,其家谱下落不明。这让我想起早年那个下午,曾与三百多年前的老文件照过面,曾亲手打开过折叠成册的崔氏家谱,遗憾的是当年不谙世事,未能详细查看他的籍贯。

崔枝藩去世后葬于墨尔根,其墓地种植了大量红皮云杉。三百年后,这片葱葱郁郁的红皮云杉林,成就了嫩江市高峰国家AAA级森林公园,它是由当初的崔家墓地林发展而来的。如今,崔家坟遗址已是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鸿影与丰碑,守望龙马精神

光阴荏苒,岁月更迭,北疆大驿站墨尔根,与著名的河北怀来鸡鸣驿、江苏高邮孟城驿和咸阳渭城驿一样,都在古代交通、通信和军事活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更胜一筹的是,它还沉淀着一段抗击外敌入侵的厚重历史,也彰显着站人在北国边疆守土固边的卓越贡献,对后人有着特殊的引导意义、启示作用与激励价值。

如今的墨尔根古城已更名为嫩江市,是一座现代感十足、魅力四射的城市。文化古迹众多,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有墨尔根至漠河古驿道及水师营旧址,此外还有几十处各级文保单位。城中的墨尔根驿站主题公园,复制仿建了历史上的驿站牌楼、戍边将士、八百里加急信使、站房等景观,形态逼真地展示着逝去的驿路风云。嫩江岸边还建起了中国第一个古道驿站博物馆,馆藏文物翔实,记述了我国从商周时代到明清的驿道、驿站文化。走进博物馆,你能详尽地了解墨尔根古道驿站的历史和站人的故事。

坐落于嫩江城南古驿道与高速公路交叉点上的“古驿雄风”雕塑,是嫩江市地方志专家、诗人、画家、雕塑家张庆山设计并主持建造的一座反映驿站历史文化的大型城市雕塑,气势恢宏。别致的是,第一眼看上去,雕塑的主体似昂扬的首,再看则似鬃毛飘飘的马头。雕塑高16米(其中基座高0.86米),有八匹骏马、八只鸿雁、一名站丁和一串勒勒车,数字暗合1686年建成设驿的时间。30余米的长度与9米的宽度,诠释着嫩江三百多年的历史及城市发展圆满长久的愿景。雕塑在给人视觉震撼的同时,也艺术地展示了古墨尔根驿路文化的特点:快马御风,鸿雁传书。你看,那个在背包驿递中纵马奔驰的站丁,你看那赶着勒勒车的人,拉着军需物资,坚毅驰骋的骏马,他们都向着辽阔的北疆行进,走进了历史,也在走向未来……正如张庆山在他的《神驰——嫩江驿站》一书中所说:“尽管历史的飞鸿已经进入信息化时代,但时代仍然需要一种催人奋进的龙马精神。”

图①②③:嫩江市城市景观。



风物

虎啸风生老虎山

□张永波

大庆的风,总带着些不一样的劲道。那风掠过油田的抽油机,带着油香与泥土的气息,掠过嫩江的波浪,裹着水汽与芦苇的清香,也掠过一座名为老虎山的地方。

初见老虎山的人,大抵会生出几分讶异。这里没有名山大川的巍峨险峻,没有奇峰怪石的鬼斧神工,它就那样安静地卧在大庆市第六采油厂北部,喇叭西路西侧,像一位沉默的老者,见证着这片土地的沧桑与新生。

老虎山,本就不是一座天然的山。它的得名,无关虎豹出没的传奇,只源于此地地势稍高,风起时,穿林过岗的呼啸声,竟有几分猛虎咆哮的雄浑。这声响,在寂静的原野上回荡,便给这片土地定下了一个充满力量的名字。

追溯老虎山的过往,要从遥远的岁月里打捞记忆。早年间,这里曾是一片肥沃的农耕之地,黑黝黝的土壤攥在手里,能捏出油花来。民国时期,一个五百多人的大屯子便扎根于此,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村民们扛着锄头走向田野,背着竹篓穿行林间,农耕与采药,是他们最朴素的生计。那时候的老虎山,草木葳蕤,鸟兽相逐,风掠过庄稼地,是沙沙的声响,混着炊烟的味道,满是人间烟火的安宁。

安宁的日子,却在1939年被生生打断。日伪垦荒

兴军的铁蹄踏碎了这片土地的平静,机器的轰鸣取代了鸟鸣,锄头被丢弃在角落,良田被夷为平地。老虎山的轮廓,在那段屈辱的岁月里,一点点变得模糊。泥土被翻搅,草木被砍伐损毁,曾经的生机盎然,只剩下满目疮痍。

时光流转,岁月的指针拨到了油田开发的火热年代。老虎山,又一次迎来了命运的转折。2000年以后,这里成了大庆油田产能建设的取土区。一辆辆卡车呼啸而来,一车车黑土被运走,为油田的井场、道路建设添砖加瓦。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长期的取土作业,让这片土地千疮百孔。曾经的高岗渐渐凹陷,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坑洼,雨水积在坑里,成了一汪汪死水。裸露的土地失去了植被的庇护,风沙起时,尘土飞扬,土地沙化的脚步,一步步逼近。

那时候的老虎山,是沉默的,也是苍凉的。风掠过坑洼的水面,发出呜咽的声响,再也没有了虎啸般的雄浑。取而代之的,是风沙的肆虐,是荒芜的蔓延。路过此地的人,大抵会皱起眉头,谁能想到,这片荒芜之地,曾有过炊烟袅袅的繁盛,曾承载过一代又一代人的生计与梦想。

转机,出现在2016年。这一年,大庆油田启动了老

虎山生态治理工程,一场与荒芜的较量,就此拉开序幕。近亿元的投资,不是一串冰冷的数字,而是对这片土地的深情与担当。治理者们带着图纸与工具,扎根在这片土地上,他们要做的,是让荒芜的老虎山,重新焕发生机。修复取土坑边坡,是第一步。陡峭的坡壁被一层层加固,铺上草毯,撒下草籽,让绿色的希望,沿着边坡一点点攀爬。补植绿化,更是一场持久战。适合本地生长的树木被一棵棵栽种,灌木与草本植物被一片片铺陈,它们像绿色的针脚,缝补着土地的伤口。

一年又一年,春去秋来。老虎山的模样,在悄然间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曾经的大坑积水,成了波光粼粼的储水湖区与澜湖湖区,夏日里,荷叶田田,荷花亭亭,蜻蜓点水,蛙鸣阵阵。曾经的沙化土地,成了落叶混交林区与湿地生态区,杨树、柳树、松树挺拔而立,灌木丛中,野兔子蹦跳着闪过,不知名的野花,在树下悄然绽放。

如今的老虎山,早已不是当年那个风沙肆虐的取土区,而是一座占地260万平方米的生态园。近4公里的环湖景观栈道,像一条银色的丝带,缠绕在湖区与林地之间。沿着栈道漫步,脚下是木板的轻响,身旁是湖水的清冽,抬头是澄澈的蓝天,俯首是摇曳的草木。

行走在老虎山生态园里,最动人的,莫过于那满眼的生机。这里有43科118种植物,其中不乏国家二级保护植物的身影,它们在这片土地上扎根、生长,绽放出生命的光彩;这里有17科32种鸟类,丹顶鹤、东方白鹳这样的国家一级保护鸟类,也会翩然飞来,在湖边驻足,在林间栖息,它们的鸣叫,清脆悦耳,是老虎山最动听的歌谣。还有27种鱼类,在湖水里自在游弋,荡起一圈圈涟漪。

站在老虎山的高岗上,迎着风,耳畔似乎又响起了虎啸般的风声。只是这风声里,再也没有了苍凉与萧瑟,取而代之的,是生机与希望。风掠过抽油机的长臂,那是油田的脉搏在跳动;风掠过生态园的草木,那是新生的力量在生长。

老虎山的变迁,何尝不是大庆这座城市的缩影。从一片荒原上崛起的油田之城,从机器轰鸣的工业重镇,到如今绿意盎然的生态之城,大庆的每一步,都走得铿锵有力。老虎山的故事,是大庆人用双手书写的传奇,是对这片土地最深情的告白。

风,依旧在吹。虎啸风生于此山,这风声里,藏着过往的沧桑,藏着今朝的繁盛,更藏着一座城市对未来的无限期许。

请关注龙头新闻公众号
文旅频道·北国风专栏